

胡永旭乘坐氢气球升至10多米的空中打松塔，氢气球突然失控升空。在四五百米的高空飘荡10多个小时，飘行300多公里后，胡永旭获救。他的脱险故事，也使打松塔这一被称为“最危险职业”之一的工作展露在大众面前。

每年9月，白露时节前后，是东北三省松子丰收的季节。为采摘松塔里的松子，全国各地来打松塔工人们汇聚于充斥着松香味的红松林中，来挣这份危险的“快钱”。



9月8日，一位打松塔工人爬到松树上采摘松塔。

被氢气球带上高空 飘出300公里“失踪”两天两夜 揭秘“打塔人” 这个“最危险职业”



2022年8月底，刘成会买的氢气球被拉到山上准备试飞。



采塔工人往平底胶鞋上绑着用于爬树的“脚扎子”。



熊丽云手套上粘满松针。

失控的氢气球

胡永旭回忆，9月4日清晨6点，他像往常一样，与工友刘成会乘坐氢气球在山市镇林场打松塔。约1平方米的氢气球吊篮内只能站立两个人，他们一般在10多米高的空中作业，地面的两个工人则拽紧氢气球垂下的安全绳。

胡永旭说，7时30分，氢气球突然失控，飘向空中。手足无措下，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自己的姐夫——同是打松塔工人的刘金祥。

刘金祥是山市镇本地人，从16岁开始打塔，有超过40年打塔经验。刘金祥告诉他们要冷静，打开安全气阀拉链放气，让氢气球降落。

刘金祥告诉记者：“排气了一段时间，球降了四五百米，球快落在松树尖上我告诉他们抓住树头。”刘成会在半空中抓住树枝，跳下吊篮自救。胡永旭没来得及自救，被氢气球带走。

胡永旭身高1.57米，体重不到120斤，乘坐氢气球打松塔时，这种体形具

有优势。而此刻，阴沉的天空风力微弱，失去工友承重的氢气球越飞越高。

胡永旭回忆，他眼见氢气球越飞越高，起初，还敢站立起向下望，直到地面上的车辆变成一个黑点，巨大的风力发电机都变得渺小。上午11点后，风变得强劲，吊篮开始晃动，胡永旭感到一阵眩晕，坐在吊塔内不敢再站起。

除了身上穿着的薄衬衫、牛仔裤、胶鞋，剩余40%电量的手机，5根长白山烟，一个打火机，两块压重的石头，高空中的吊篮里再无一物。恐慌与在空中飘荡的氢气球一样巨大，他无法落地，也没有抓手。

“这很高！什么也看不见！”胡永旭录下视频向地面上的刘金祥求助。传到刘金祥耳朵里惊恐的声音，被撕扯得断断续续。刘金祥告诉胡永旭：“继续排气，立刻关机保存电量！等降落后发定位。”随后，胡永旭失联。刘金祥立刻报警，同时在社交媒体求助。

“放气没有用，就跟塑料袋一样，飞天空了。”事后，躺在病床上的胡永

旭说。坐在吊篮里，他抽了3根烟，尽力让心绪平稳。氢气球自然下落看来艰难，唯一的自救方式是跳树，他开始寻找机会。

近十个小时后，随着太阳西斜下落，高飞的氢气球终于有了下降的趋势，距离地面五六十米时，他看到了树尖，“最后的机会来了！”胡永旭把氢气球的安全绳拴绑在吊篮里一个十来斤的石头上，朝着树的方向扔下石头。

“顺着30多米的绳子秃噜下来，往树上蹦。一蹦到那个树上……”

失重，呼吸困难，冲击力的撞击……在头脑发蒙、被死亡的恐惧裹挟的几秒钟内，胡永旭感觉时间变得很慢。好在树木粗壮的枝丫分杈托住了他。他勉强抱着树干滑落到地面。在地面趴了近一个小时，他动弹不得，左腰和背部开始剧烈疼痛，汗出了一层又一层。

从自救到被救

胡永旭自述，落地后，手机只剩20%的电量。为了缓解疼痛，他背靠着大树坐下，抽完了剩余的两根烟。夜晚，雨水也落了下来，身上的衬衫完全被打湿，身下的泥土散发着湿寒气，再加上左腰的疼痛撕扯着整个背部和左腿。9月4日这一晚，胡永旭坐着迷糊地陷入半梦半醒中。

9月5日上午10时左右，他打电话给姐姐，“我下来了，快报警，让警察给我定位，来接我。”10时40分，警方通过手机与他联系，但由于手机定位有偏差，搜救仍在继续。

随后，有电话源源不断地进来，来自救援人员、媒体、家人。手机信号也越来越差，为了节省电量，他把手机关机，并决定去更高的山坡找信号，寻求救援。

身上尚存一丝气力的是右腿，他右腿使力，拖动左腿和整个身体向上走。这段寻找信号的道路，胡永旭走了将近8个小时。终于到达较高处的树后，他靠着树坐下，打开手机，信号仍然微弱，发不出去消息。

落日后，又是一个冷雨夜。9月6日清晨6时，胡永旭终于和姐夫以及救援人员成功通话，用手机重新定位后，手机只剩3%的电。

在等待救援的时间，他用了两个多小时找到了一片水洼，两天两夜中第一次喝水。“光喝水就喝了20多分钟”。

9月6日上午9时多，救援人员终于来到。据央视新闻报道，9月6日上午，经

过手机重新定位，发现被困男子在方正林业局万宝山林场一带，龙江森工集团方正、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干部职工、扑火队员，省公安厅林区公安局方正分局以及地方公安干警、蓝天救援队500余人组成搜救队伍，进行接力式拉网搜救。最终将胡永旭成功营救。

刘金祥把内弟的这次遇险归结为氢气球的问题。购买氢气球的人是与胡永旭一起在氢气球吊篮内作业的刘成会。事件发生后，刘成会“躲”了起来。

“人工采摘太危险，每年都有摔死的人。氢气球上死人的事儿还没有过。”刘成会说。他为此购买了一个价值约2万元的氢气球，雇用了包括胡永旭在内的3个工人，胡永旭负责空中作业，每天可收入600元，地面两位拉氢气球安全绳的工人每日工资200元。

刘成会说，9月2日，氢气球第一次成功试飞。9月3日，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打塔作业。从清晨5点到日落，刘成会和其他三位工人共打塔10多袋，收入约两千元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9月4日第二次乘氢气球作业就发生了意外。

在刘成会看来，乘坐氢气球打塔是一件“一看就知道，再简单不过的事儿”。他承认，他和胡永旭都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。

职业的打塔人

9月7日晚，胡永旭从方正林业局医院转院至牡丹江林业中心医院，该院对胡永旭的病情诊断为肋骨骨折，创伤性血胸，脾破裂，肺挫伤以及腹部闭合性损伤和多处软组织损伤等。治疗的意见是对脾脏保守治疗，观察脾的变化。事发后，胡永旭获赠共计3万元。目前，他仍在医院接受治疗。医院病房外的东北林区，成熟的松塔悬挂在红松树梢和树冠四围，仍等待着被人采摘。从全国各地来到东北林区的打塔人，正在红松林里度过一个危险且艰难的9月。

9月8日凌晨5时30分，黑龙江牡丹江海林市西南方向的德家林场天光已大亮，附着在草叶上的露水还没化开，32岁的熊丽云和她的丈夫，以及两位来自贵州遵义同村的工友向红松林深处走去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林场的东边角落，一个吊篮里塞满石头的氢气球被放置在草地上，并没有被使用。林场承包人王刚介绍，他本来租用了氢气球准备打塔，但在试飞过程中，氢气球受风力影

响左右飘动，精准度不高，而且地面要有工人手拽着安全绳，“风一大，（绳拽不紧）人就飞了”。说这话时，王刚指向随风晃动的树梢，“像这风，气球就干不了活了，它必须风平浪静的时候才能干活”。

除此之外，氢气球还有折树头的风险。松子“三年一小收，五年一大收”，氢气球从树林上方下落时会把树头压弯，树上结的未成熟的小松塔会被氢气球压落，影响来年的收成。“虽然氢气球打得干净，效率高，能节省一半的人工费。但是缺点还是太多了。”王刚解释。几番衡量，今年，他还是选择了雇用工人爬树打塔。

28岁的霍旭和熊丽云夫妇组队打塔。今年8月份，霍旭在朋友推荐下找到了这份工作。在此之前，他没有任何打松塔的经验，也是第一次来到东北。“树高15到20米，会爬树就行。”包工头这么跟他介绍。

霍旭身高1.75米，体重只有100斤出头。有时打完这棵树，霍旭顺着接二连三的树干顺势攀上另一棵继续作业。树下的人看得心惊胆战，下树后的霍旭却看来轻松，“七岁时我就会爬树了。我以前干塔吊的，这个高度不怕哦。”

胡永旭乘氢气球打塔失控的事情，工人们都有所耳闻。在霍旭看来，氢气球打塔需要把自身安全交付给地面拉绳子的工人，相比之下，他更相信自己。

男人们爬树采摘，熊丽云在树下捡拾着松塔。行走在倾斜度超过30度的树林里，她右手提着桶，左手捡拾松塔，等桶满了再倒进编织袋。因为捡拾时长时间保持着弯腰的姿势，晚上腰板嘎吱嘎吱响。

伴随着风险的是在当地较高的收入。在东北林区流传着“树上钱串子，树下坟圈子”的俗语。一个熟练打塔人一天能打大概13袋松塔，收入约1000元。每天结束作业后在树下计算着又能挣到多少钱，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刻。

林场没有成型的道路，在山上采摘下的松塔，用拖拉机运到镇上的松子加工厂。在那里，松塔将被盖上塑料布自然发熟，再进入脱粒机剥出松子。“十斤松塔一斤子”，剥下来的松子经过筛选机按个头筛选，再以一斤30元至70元的价格出售。

短暂的松子采摘期从8月末开始到9月底结束。这意味着打塔人只能像候鸟一样来去匆匆。

据《新京报》《财经》《工人日报》